

能够投身到这个世界
是每个灵魂求之不得的 big chance

西女巫之死

西の魔女が死んだ 梨木香歩

「日」梨木香歩 著

竺家荣 译



能够投身到这个世界
是每个灵魂求之不得的 big chanc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西女巫之死

西の魔女が死んだ 梨木香歩

「日」梨木香歩 著

竺家荣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1-7995 号

NISHI NO MAJO GA SHINDA

Copyright © 1994 by Kaho NASHIKI

This edition third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女巫之死/(日)梨木香步著;竺家荣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ISBN 978-7-02-008933-8

I. ①西… II. ①梨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1346 号

责任编辑:陈 旻
特约策划:尹晓冬
装帧设计:友 雅
封面绘图:寂 地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73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4
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8933-8
定 价 19.00 元

西女巫死了。快要上第四节理科课的时候，阿米被教务处的女老师叫了去，老师告诉她，你妈妈这就来接你，赶紧收拾一下书包，去校门口等她吧。阿米心说，一准出啥事了。

阿米怀着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的那种说不清的心情，换个词儿就是serious^①加兴奋的心情，照老师的吩咐，到校门口去等妈妈。谁让这日复一日的每一天这么无聊呢，阿米巴不得发生点儿戏剧性的变化。

不大工夫，妈妈开着那辆深绿色小车来了。妈妈是英日混血儿，长着一头说黑不黑的头发和一对儿说黑不黑的眼珠。阿米很喜

① 沉重。

欢妈妈这双眼睛。可是，今天妈妈这双眼睛显得疲惫不堪，没一点儿神采，脸色也特别苍白。

妈妈一停下车，就打了个手势招呼阿米上车。阿米赶紧钻进车里。刚关上车门，车马上就发动了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阿米紧张兮兮地问道。

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女巫——病倒了。说是已经不行了。”

一瞬间，所有声音和色彩都从阿米身边消失不见了。血液在耳朵里头汨汨流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消失了的聲音和色彩又一点点恢复了，可是，它们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的了。阿米的世界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

“她还……”

阿米想要问“她还活着吗？”，却不由自主地闭紧了嘴唇。吐出了一大口气后，才问道：

“能说话吗？”

妈妈摇了摇头。

“电话是医院打来的，说是姥姥心脏病突然发作。有人发现她倒在地上时，已经没有脉搏了。医院方面说想做一下解剖，我没同意，因为她是最反感这种事的人了。”

是啊，她是最反感这种事的“人”了。阿米把座椅背向后放倒，

抬起胳膊挡在眼睛上。阿米感觉身子特别的沉重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巨大了，用悲痛这样的词儿都形容不了。这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要坐六个多小时的车了。上高速之前一个小时，高速那段路得四个小时，加上下高速后一个小时。这么远的路，坐这么个小破车纯粹是活受罪。车速慢得就像是用车身测量着地面，向前爬行似的。

阿米把胳膊放了下来，凝视着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。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，雨点吧嗒吧嗒地打在挡风玻璃上。妈妈还没有启动雨刷。昨天看电视时，电视台预报说要进入梅雨季节了。噢，不对，不是电视台，是气象台说的。

雨越下越大了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模糊起来。妈妈还是没有启动雨刷。

阿米偷偷瞅了妈妈一眼。妈妈正在哭泣。并没有哭出声，只有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。这是妈妈的哭法，阿米老早以前也瞧见她这么哭过。

“雨刷。”

阿米小声提醒道。

妈妈显得有些慌乱。也许先发觉自己在流泪，紧接着又意识到外面下起了雨吧。顿了顿，妈妈才说着“哟，下雨啦”，一边启动了雨刷。

前窗玻璃上的雨滴被擦去了，马路两旁新叶碧绿的法国梧桐

一棵棵地接连闪过。

看着那些法国梧桐新长出的嫩叶，让人萌生某种“勃发”之感。阿米呆呆地想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递给妈妈。

“谢谢。”

妈妈条件反射般地说道。她一只手扶着方向盘，一只手接过手帕擦眼泪。

阿米感觉自己沉甸甸的身体不停地往下坠落着。仿佛有一个巨大的引力急切地拽着她的身体，将她拖回到了两年前。也是这个季节——快到初夏的时候，她在姥姥家待了一个多月。这回忆鲜明极了，就连姥姥家里和院子里的气味、光线以及空气，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她的感官中复苏了一般。

“没错，她就是真格的女巫呀。”一次，妈妈一脸正经地告诉阿米。从那以后，只有她们母女俩的时候，就管姥姥叫“西女巫”了。阿米回忆起的就是在“西女巫”那儿住了一个多月的往事。

那还是两年前的五月，阿米小学毕业后，刚上中学。谁知，一换季哮喘病又犯了，阿米就没有去上学。可是，等到哮喘好了以后，阿米还是没去学校。看她那样子，好像一想到去学校，就难受得喘不上气来似的。

妈妈可犯了愁。幸好她还比较明智。对阿米既不哄也不骂，她根本不打算白费那个劲儿。因为有一次，妈妈随口问了一

句：“你是不是该去学校了？”阿米直直地盯着妈妈的眼睛，表情严肃地告诫道：

“我再也不去学校了。那种地方只能让我痛苦。”

于是妈妈就死了心。既然阿米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那一定有她不去上学的道理。但妈妈还是尽量宽慰阿米说：

“我知道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先休学一段时间吧。刚上中学还不到一个月呢，不用这么早下结论呀。肯定是因为你身体还没好利索，才这么想的。等过两个星期以后，体力恢复了，就有精神了。”

阿米不解的是，为什么妈妈不问问她：“你说‘学校只能让我痛苦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妈妈多半是害怕知道吧？妈妈自己上学时也一直没能融入学校生活中去，这说不定跟她是混血儿有点关系。甭说那会儿了，现在这一带都没有一所国际学校。阿米据此推测，妈妈一听阿米这么说，很可能不想重新翻出那段令自己不愉快的学校生活记忆吧。

不过呢，再怎么讲，妈妈也好歹混到了大学毕业，够棒的了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刚上中学就要触礁了……阿米心里琢磨着。

那天晚上，妈妈给在外地工作的爸爸打了个电话。阿米已经上了床，却一动不敢动地竖着耳朵偷听。

“……是啊，这孩子哮喘已经好了，可是她说不想去学校。……对呀。强迫她去的话，起反作用怎么办呢？什么理由？谁知道呢。反正这孩子……怎么说呢，兴许是太敏感了吧。多半是受

了什么伤害了吧。你也知道，从小她就不是个乖乖女呀。属于活得特累的那种孩子吧。……我打算着，要不先把她送到乡下我妈那儿去住上一段时间。乡下那边的空气新鲜，对哮喘病的恢复也有好处。……虽说早就知道有‘不愿上学’这么个词儿，可做梦都没想到……我自己的孩子也会加入啊。我可算知道什么叫晴天霹雳了……好的，我也没有现在就放弃她的意思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可是，她上小学的时候，可一直是个优秀生啊，真没想到啊……”

接下去，妈妈问起了爸爸的工作，阿米对这些内容没什么兴趣。看来妈妈已经不以我为荣了。对于阿米来说，这是最让她难受和悲伤的了。她真想跑去对妈妈说一声“对不起，妈妈”。可是，“不是个乖乖女”、“活得特累的那种孩子”等等，就像铁锚般沉甸甸地坠入阿米的内心深处。阿米知道这些都是妈妈的真心话。

“不可否认。”

阿米喃喃自语道，她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四字成语。阿米发觉自己长大了一些。

“这是不可否认的。”

阿米又小声重复了一遍。似乎这样一来，她就把这句话完全变成自己的了。然后，她对自己说，这点打击和去学校相比，是小巫见大巫。而且，妈妈不是说了“先把她送到乡下我妈那儿去住一段时间”吗？

阿米从小就特别喜欢姥姥。动不动就爱一遍遍地说“最喜欢姥姥啦”。对爸爸和妈妈这么说，她觉得特难为情。姥姥是外国人，也许这样才能更直接地表达感情吧。每当阿米这么一说，姥姥都会微笑着回应：

“I know。”

这意思就是“我明白”。祖孙二人之间这种固定模式的对话，就跟朋友之间的暗语差不离。

只要一想到将和姥姥一起生活，阿米就高兴得要命，同时也掠过一丝不安。因为阿米觉得“一起生活”和偶尔“去玩儿”毕竟不是一回事。

等姥姥知道了我的所有情况后，会不会失望呢？就像妈妈对我失望那样。再加上姥姥本来就让阿米觉得有点儿深不可测，所以阿米多少有点怕她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其实这也正是阿米对姥姥感兴趣的原因之一。

到了星期日，阿米坐着妈妈开的车去了姥姥家。当时，阿米家住的地方离姥姥家还不太远，开车一个小时就到。

阿米把学校的课本和文具，还有衣服、漫画、书、牙刷乃至大水杯等等，一股脑儿地塞进了旅行包和纸箱里。

“姥姥家不至于穷得连茶杯都没有吧。”妈妈见了惊讶地说。

可阿米是这么盘算的：只要带上这个用惯了的大口杯，那么，它所到之处就咣当一下被扩大成“自己的地盘”了，这样管保不会再想家了。

也不知怎么搞的，阿米隔三差五就会受到想家的折磨，就连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也不例外。说阿米“想家”给人感觉可能有些怪怪的，不过，对于阿米来说，也只能这么定义。她所感觉到的是一种憋得喘不上气来的寂寞。

要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它到底打哪儿来的？到了姥姥家也会想家吗？这个杯子能有多大的神通？阿米也答不上来，反正必须带着它，以备万一。

车子爬过了蜿蜒漫长的山路，进了山里。

走了不一会儿，右手边出现了一片昏暗的毛竹林，随后出现了一户荒芜的农家。这家人的院子里养的几条狗看见有车经过，一齐“汪、汪”地叫唤起来。

妈妈放慢了车速，拐进了左边的一条小路。小路窄得只有一个车身宽，路两旁的枫树伸展着的枝桠，相互交错在小路上方，像个隧道似的。

车子又拐了个弯儿，穿过一个比阿米略高一些的、古老遗址样的门柱，停了下来。

这就是姥姥家的前院了。院子正中央伫立着一棵高大的橡树，小径、花草和树木环绕着它。

阿米和妈妈打开车门刚一下了车，正好看见姥姥从屋里迎出来。

姥姥有着一双黑褐色的大眼睛。一头褐色的头发——已经白了一多半了——很随意地束在脑后。姥姥身材高大而硬朗。她一边不露牙齿地嘿嘿地笑着（怎么瞧都是嘿嘿笑，算不上是微笑），目不转睛地瞧着阿米她们。

妈妈走近姥姥，郑重其事地右手搂住姥姥的肩头，左手搂着姥姥的腰，和姥姥互相亲吻了脸颊。然后，回头看了一眼阿米。

阿米也走上前去，说：

“姥姥，好久没见了。”

“欢迎你来呀。”

姥姥用流畅的日语回答。她双手捧起阿米的脸蛋，抚摩着。

随后，阿米她们跟着姥姥绕过小院，朝房屋后面走去，从厨房门进了厨房。

厨房门是个玻璃门，打开门后是个阳光房，有一块榻榻米大小。要进入厨房，还要再打开一道门。虽说是厨房，其实就像是铺了瓷砖的过道，可以穿着鞋进出。

厨房里，朝向后院的窗户边上，放了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。阿米和妈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喝着姥姥给她们沏的红茶，吃着姥姥从点心罐子里拿出来的饼干。妈妈不住嘴地说着，什么开车来的路上，发现小镇的变化真叫大啦，爸爸在现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得很

好啦，院子里的植物长得多茂盛啊等等，全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，也就是说，都是和阿米不挨边的话题。

后院里，从厨房一出来就能采摘到的地方种着大葱、山椒、荷兰芹、鼠尾草、薄荷和茴香、月桂树等等植物。阿米一边茫然地望着院子里的植物，对它们沐浴着充足的阳光，茁壮生长羡慕无比，一边惦记着厨房里不着边际地聊着天，迟迟没有进入主题的妈妈和姥姥。

阿米站起来，走进了两道门之间的阳光房。在这个既不算是外面也不算是里面的空间里，以玻璃墙为依托，搭了几条细长的木板。木板上面放着小盆花啦、剪枝用的长剪子啦、喷壶等等。靠近地面一段没有搭木板。落地玻璃脏兮兮的，布满常年积淀的泥点子。犄角旮旯的地砖上还长着杂草。

妈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。她又该跟姥姥说“不是个乖乖女”什么的了吧。可是，究竟说了什么，阿米怎么也听不清。

阿米蹲下来，凝神盯着那株杂草。它开着蓝色的小花，就像是一朵小了一圈的勿忘我。

突然，从屋里传来了姥姥那铿锵有力的说话声。

“能和阿米一起生活真叫我高兴。我一直感谢上帝，让阿米这样的好孩子降生到咱家来。”

阿米闭上了眼睛，然后，慢慢地深吸了口气，又睁开了眼睛。这朵蓝色的小花真是太可爱了。它就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存在。阿

米用双手轻轻地捧住了那朵小花。

“阿——米。”

妈妈在叫她。

阿米腾地跳了起来，答应了一声。

妈妈呵呵地笑着。

“今天咱们做三明治吃。你去后院摘点生菜和金莲花来。”

“好——的。”

阿米大声答应着，跑到院子里去了。

在月桂树的那边有一块菜地。一走进菜地，阿米的脚就陷入了松软的土里。菜地里长满了杂草，露水打湿了阿米的小腿。莴苣结得很大，阿米用力把菜心揪了下来。一受到震动，肥硕的鼻涕虫也跟着吧嗒一声掉了下来，吓了阿米一大跳。然后，她又飞快地往回走。月桂树下生长着一簇簇金莲花，阿米采摘了几片金莲花叶子后，回到了厨房。

妈妈正在往切得薄薄的面包片上抹着黄油。姥姥在煎鸡蛋，满屋飘散着被黄油所融化的鸡蛋香味儿。

“这些够吗？”

阿米既不是问妈妈，也不是问姥姥。

“哎。”

妈妈和姥姥同时答应着，又互相对视了一下，妈妈耸了耸肩，意思是让给姥姥。

“把它们洗干净后，放在笊篱里控控水。”

姥姥俨然指挥者一般慢悠悠地说道。

“生菜洗几片？”

“差不多三四片吧。”

阿米剥下三片生菜——那个菜心便剩下了一半，和金莲花一起放进笊篱里控水。

姥姥走过来说了声：

“谢谢。”

一边拿起一片生菜放在手掌上，吧唧吧唧拍去水分，同时压平，然后把它撕成面包片大小，放在妈妈摆放好的面包片的其中两片上。又从冰箱里拿出火腿片，在两片面包上各放上一片，金莲花也同样各一片。

姥姥又在剩下的几片面包上或放了几片生菜，撒上盐，或者只放上一个煎鸡蛋，然后从一头往另一头，依次啪啪盖上面包片。然后把它们放在案板上，咔嚓咔嚓地切成三等分。在姥姥做三明治的工夫，妈妈将一壶滚开的水灌进暖水瓶里，准备沏红茶。

“阿米，从碗柜里拿三个盘子。”

姥姥对阿米说道。阿米拿起一个大盘子问道：

“这样的行吗？”

“对。那么大的一般是吃饭用的。”

阿米在配餐台上摆了三个盘子，姥姥将做好的三明治啪、啪、

啪地分别放到盘子上。顺手从配餐台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块桌布铺在餐桌上。

“阿米，把咖啡杯拿过来。”

“啊，对了，阿米自己带杯子来了。”

妈妈瞧了一眼阿米。

“哟，我都给忘了，行李还在车里呢。阿米，去拿进来吧。”

“什么？我自己去拿？”

“不就是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纸箱吗？后备厢里有拉杆车，一趟就拉过来了。”

“好——吧。”

阿米叹了一口气，走出了厨房。朝停在院子里的小汽车走去。这时，阿米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探头探脑地往车里头瞅呢。

那个男人皮肤黑得就跟炎炎烈日照耀下的背阴地儿一样。还胖得出奇，身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，唯独那双眼睛贼亮贼亮。

阿米踌躇了一下，可是，不管怎么着也得先把行李从车里拿出来。

那个男的也看见了阿米，有点尴尬地从车窗那儿移开了眼睛。车里面一片狼藉，阿米她们一路上吃的点心包装袋啦、空饮料罐啦，扔得哪儿都是。

阿米对这个男人如此厚脸皮很反感，生硬地跟他打了个招呼“你好”。

男人直眉瞪眼地盯着阿米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哼哈了两声，突然吼道：

“嗨，你打哪儿来？”

阿米吓了一跳，只好回答：

“这儿是我姥姥家。”

男的又直勾勾地打量了阿米半天，问道：

“来玩儿的？”

声音还是那么大。

阿米犹豫了一下，说：

“在这儿住几天。”

然后又小声补上一句：“是养病。”

“哼，够舒坦呀。”

男的甩下这么一句后，走出了院门。

阿米气得肺都快炸了。打开后备厢的时候，手还在颤抖，好半天没打开。

这家伙凭什么这么跟自己说话呀？他自己随便进了人家的院子，还问人家是哪儿的，岂有此理！他怎么敢这么耍横？

阿米刚才的好心情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她从后备厢里取出拉杆车，噼里啪啦地组装好后，就把旅行包和纸箱子放到了上面，连固定绳子都忘了系上，也没有用手扶着，结果，旅行包掉到地上好幾次。